



831007

經進文彙卷第四

御製文集後序

臣



臣聞聖人以道治天下其原必本於學學既茂而文斯煥焉以論治法以紀事功以出政令以道性情所由章顯聖學而統為治之道皆由文以傳之二帝三王經緯萬端化成天下惟是而已考之於書德莫盛唐虞功莫隆三代典謨訓誥諸所傳述大槩以德業發為文章渾渾噩噩燦然秩然而不能以自閔也洪惟

經進文彙卷第四

皇帝躬不世出之聖德而又加之以聖學寤寐求治早作夜思立政用人敬

天法

祖孝思不匱容保無疆庶績咸熙百度具舉固與隆古帝王等量齊軌矣乃者三孽狂逞王師

徂征

皇帝睿謀妙算洞見萬里應期克捷不差毫髮數年之間掃除兇豎邊疆大定餘威所暨復使海滋傾心窮荒向化以成大一統之模自簡

冊所紀致治之隆歷代以來所未有也臣以
草野腐儒日侍

左右伏覩

萬幾之餘發爲

睿藻凡大經大法誥諭臣工訓誠氓俗探討圖籍
籌決事機鴻章鉅冊曲中事理爲萬世程至
於經史有序巡歷有紀屏展有箴盤盂有銘
即或託物寓興旁及詩歌莫不金聲玉振建
中和之極應乎風雅一時進直諸臣或
敕令和作或

經進文彙卷第四

二

命之再賡皆汗流手棘神思頓竭而

皇帝意象閒暇詞如泉涌天動神隨莫可探測嘗
考歷代帝王之文傳於後世者漢如高祖武
帝雄才大略其歌詞有籠罩天下之槩然氣
有餘而理不足至唐太宗貞觀之治亦足庶
幾而詩文綺麗猶踵六朝餘習我

皇帝亶精一以執中求多聞而建事研究六經以
窮天地民物之理流覽百氏以盡質文邪正
之變溯本根而尚體要崇典雅而黜浮靡蓋
將與舜典禹謨南熏復旦之歌同垂天壤照

耀萬禩所謂原於道粹於學而發爲聖人之
文者此也臣荷蒙

恩遇橐筆

禁庭凡有

聖作隨時敬慎鈔錄歷茲歲月卷帙弘多次第編

輯爲

御製文集四十卷

臣謹序述於後正如繪日月者

何能想像其光華觀乾坤者曷克形容其廣大
附名簡末蓋不勝幸且媿焉

扈從西山南苑詩自序

經進文集卷第四

三

余質劣珪璋濫逢特達鳴齊鼃鼃幸獲聲聞

猥影

螭陛之纓時橐荷囊之筆自分少時酷無學問

早遊城闕轉抱此儔豈有蜀人善賦之名遠

慙常侍工詩之裔玷材

鳳沼絕類雞栖厠迹鷓班每從

龍蹕上苑周垣之內三山太液之傍以至襄野渭

川後車第幾甘泉汾上豹尾中間研匣隨身

書廚在口甚或仰賡雲漢倬彼天章近引巴

渝聯成馬上

殊恩被於菲體

異數絕於前聞
蚤負何堪
鼇竹無輟
扈從所至
恭紀數章亦以自志

寵榮敢謂登高善賦
友人見之輒取授梓事乖藏拙時值右文比瓦缶以能鳴幸俳優之共畜不足當好事一顧匪云與三代同風也

松亭行紀序

臣歷觀載籍三代以還漢唐御宇稱極盛矣漢武帝出長城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開野置郡築受降城唐太

經進文彙卷第四

四

宗經略四方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而與突厥盟於渭水是二君者雖勤於遠略而黷武開費以疲民力皆非所以垂示後世也

皇上天錫智勇具神聖文武之資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威德所被悉皆臣附來朝貢獻不絕今二十年夏四月

皇上以海內旣皆蕩定漠北宜加撫綏爰法虞后朔巡之典出喜峰口五百餘里所至部落如喀爾沁廓爾沁者莫不屈體稱臣奔走恐後

柔之以慈惠則皆抃舞愛戴心說誠服因攷
從來漠北之地天性慄悍負力怙氣五帝不
能臣三王不能制自漢唐以及前代建塞徼
起亭隧立墩堡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
用少安今

聖德廣被中外混一要荒之人稽首臣服邊城宴
然牛馬布野關門無犬吠之驚黎庶無干戈
之役是五帝所不能臣者臣之三王所不能
制者制之矣乃復盛不忘衰安必思危

親操弧矢與羽林侍衛之士講習戰陣於其地以

耀德而示威焉臣嘗聞天下之患非經營禍

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昔之有天下
者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
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
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
使不至養安而貽患也及至後世以深居簡
出為王者之盛節故巡狩之典廢而不行我
皇上開誠布公親臨其疆土既足以收遠人畏威
懷德之心而田獵講武亦可以激衛士久安
怠惰之氣斯固

英主之奇術而御天下之大權也其所舉動豈不
遠軼漢唐哉至其山川峻險崖壁相望阻徑
傾岑橫絕北紀而林藿繇濛藥卉被野登臨
之際亦足流覽以自廣方知大荒之外別有
五岳三山昔人所謂黃沙白草者或未身至
其地抑所至非其時耶臣一介腐儒躬逢
盛世簪筆於扈從之列親

天子巡行之盛與關山羽獵之雄誠曠代而一遇
也有所感發紀之篇章用補輶軒之所未及
采云爾

扈從東巡日錄自序

秦時汾陰揚生之賦扈從岱宗梁父應氏之
紀登封但隨豹尾之班得載龜毫之管恭逢
皇上神武洗兵孝思尊

祖旣羽干之洽化必俎豆以昭虔饒曲揚休升歌
九廟椒馨報本展謁

三陵遊複道之衣冠薦精禋於七鬯於是關山迢
遞沂源窮長白之靈豐沛經過望氣識巫閭
之鎮千騎萬乘燦以成章七萃八神布而雜
還道路之所躋涉輪蹄之所往還健若天行

疾如電發四千里外華胥若水之區八十日
中太乙鈎陳之列乃有臣朝陪車孫通杖策
隨身筆研近侍

鑾輿載路旌旗獨攜書卷乘內殿之馬躡景追
風給尚膳之餐炊金饌玉自維單素獲親
威儀既邀不世之榮宜著非常之典顧志闕遠

左文獻無徵

蹕警康衢閭閻難問惟就見聞所遠約略志之總
其時物參以前史公私兩載逐日成編蔡中
郎述禮上陵以示學者金文靖記行北轍傳

經進文彙卷第四

七

在藝林以臣不文方之增媿繕本既就題曰
扈從東巡日錄云

春秋地名攷略序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及周千八
百國春秋以還互相吞噬強兼弱削疆域難
稽其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稅安禮指
掌圖可攷也乃若會盟侵伐蒐狩臺囿城築
諸地與夫述古稱先國邑之名徃徃雜出於
其間元凱所注十得八九其有闕而失據者
則京相璠之春秋土地名三卷鄭樵春秋地

名譜十卷楊湜春秋地譜十二卷以及酈善長注水經陸淳春秋纂例張洽春秋集傳多所攷按補元凱所未備然其間世代侵尋沿革互異未有別類分門釐爲一書暢然而無憾者夫漢陽諸姬盡於楚河南小侯半蝕於晉在春秋時故版舊索已茫不可問況經嬴秦之郡縣六朝之割據地非吾土而僑寫其名境已絲棼而兩侈其號朝南暮北瓜剖豆分立乎今日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爽鳩季前之墟有窮相土之里夫孰得而是正歟

春秋傳心之史所重者明王道正人心誅亂臣討賊子是是非非以一字爲褒貶其義例至精其意指極微至於地名之同異往往毫釐千里讀其書如冠帶之國不知其郡邑何在王城洛邑相近而殊名故絳新田屢遷而非昔楚丘之紛紛聚訟郢郢之訛爲郢中歷代之沿革變遷所繫非細豈可以聖人之大經漫曰不求甚解耶乙丑夏四月奉

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諸書而參攷之取春秋二十會盟之國爲綱各以其當

時封境所屬隨地標名詳其原起條其興革諸小國則編年附綴之其頗削入他國者則從其初不從其後其有沿訛承誤者必折衷以歸於一是一展卷而知當日之某地某名即今日之某名某處發懷古之幽情敬備

聖明之顧問若曰羽翼經傳則臣何敢焉

金鼇退食筆記序

嘗讀往史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繇延聯絡彌山跨谷或至數百所何其奢侈宏麗可怖

經進文彙卷第四

九

也明因金元之舊宮闕苑囿較秦漢隋唐僅十之三四然皇城之中即屬大內禁絕往來惟親信大臣得賜遊宴故或記或詩咸自詡爲異數亦有終身官侍從未得一至者聞人說苑西亭臺宮殿無異海外三山縹緲恍惚疑信者半我

國家龍興以來務崇簡樸紫禁城外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擔夫販客皆得徘徊瞻眺於其下有靈臺靈沼之遺意焉余自丁巳

賜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馬過金鰲玉螭橋望苑
中景物七閱寒暑退食之頃偶訪曩時舊制
約略得之傳聞又彷彿尋其故址離宮別館
廢者多矣脫復十數年老監已盡遺址漸湮
無以昭我

皇上早宮室約苑囿之儉德因率筆記之詳於西
而略於東如小南城葡萄園諸亭榭雖有存
者總不及書以余所居在苑西也紀其興廢
而復雜以時事欲見

昭代之盛存爲太平佳話也若彼內府衙署監
局之載在會典與訪問未確其蹟莫攷者闕
而不書景山則外人之所罕窺也亦不敢書
今余所記皆都下臣庶旦暮經過俯仰習於
見聞非同温室之樹莫可得而言者乃居者
旣以守近而不知過者又以匆遽而莫曉余
生何幸移家其間炊煙燈火鄰於

紫極使不表而出之如身到海外三山茫無紀
述寧無媿耶康熙甲子夏六月序

塞北小鈔後序

臣士奇猥以豎儒生逢

聖主朝夕

禁闈奉職七年

巡行所至如喜峰口喀爾沁奉天府烏喇清涼山
皆得珥筆以從其所經過山川風土攻取事
實與巡狩謁

陵諸典禮荒祠野戍之遺迹各有紀錄次第成編
而

上所諮詢以及

恩遇之隆則慎而不書頃將扈從

北巡偶檢金文靖前後北征錄讀之見其凡有

經進文彙卷第四

十一

賜予纖細必載亦不敢忘

君恩之意也

臣

既感沈疴中途先返雖得略觀塞

北山川終以未獲追隨

六御訪興安中京之舊事錄而藏之深爲惆悵
顧以疾病致煩

聖慮深慈稠疊至再至三揣分不安俱增感泣雨
窗伏枕敬爲書志欲使世世子孫銘此

異數永戴

天恩至於

駐蹕之地仍錄卷末以資異日之叅攷焉

御選古文淵鑑後序

臣聞帝王傳心之要備於六經六經簡古醇粹苞孕萬有後世操觚之家融液變化分其一體無不足以垂世行遠霑溉藝流秦漢以降作者紛出班固藝文志及唐四庫書目所載無慮數十百家自宋元迄今遞相祖述斐然可觀其間卷帙繁夥涉獵難徧又正變駁雜踳駁不倫自非撮精領要薈萃成編無以昭晰羣言一歸簡當蕭統文選華而失實真德秀文章正宗約而未該他若文萃文鑑文類諸書各次其一代之作不能囊括古今集成衆美甚矣文章之道作者難選者爲尤難也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日新之德克勤克儉止孝止慈旰食宵衣孜孜求治六字無塵海外有謚

萬幾餘暇博觀載籍自典墳河洛禮經樂制以至諸史百家九流七略象緯陰符山經水注無不蒐討淵源研貫底蘊臣以庸駑忝竊

禁近親見

皇上發籤陳几丙夜不休所製詩文昭回日星凌

轅江海百氏精微悉歸陶冶復於

披覽之下采摭諸書起自左國訖於元明上下數
千年芟繁薙雜輯爲一書名曰古文淵鑿辭
長而理短者雖工不錄理勝而辭絀者雖善
不登揆之道而合指之事而宜醇而後肆文
不掩質如是者爲正集其或含思託興廣引
曲喻稱文小而取義大如是者爲別集至若
鉤索窅渺奧衍磅礴縱橫百變而不謬於聖
人之旨如是者爲外集共得一百一十四卷付
之剞劂氏皆

皇上手自遴擇

經進文彙卷第四

七

賜_臣等校勘覆奏

御前重加

睿鑒必毫髮無疑始

命_臣等各抒一得辨覈魯魚箋釋句讀次第呈

覽親加評隲隻語單詞洞中竅要凡理學之源流
政治之本末風會之升降於是乎在以此登
諸冊府自足表裏六經使帝王傳心之要後
先昭揭非止含英咀華資長聞見爲足揚不
朽之盛業也是書始於乙丑逮今庚午將告

成事時臣已荷

聖恩得歸田里

皇上復念臣曾與校讎

命作後序伏思臣草茅一介蒙

皇上親賜拔擢供奉

內廷自媿學識尠淺無補萬一今投閒林野不
當與名簡末乃

皇上俯垂眷顧俾得操筆和墨從諸臣後竊附姓
氏

皇上高厚之恩振古所未有也犬馬餘生不知所

經進文彙卷第四

十四

報謹拜手稽首恭序以

進

經進文彙卷第四終

附

菊圃遺藁序

寒家本燕人宋開國初寶臣公諱瓊者隨宋太祖
決策定難歷官忠武軍節度封衛國公加太尉遂
家於汴再傳紹先公諱繼勳生子六人遵甫公爲
宣仁皇太后外戚俱有武功南渡時賜第臨安追
封王爵子孫多典禁兵慮爲賈秋壑所嫉散居杭
之海寧越之餘姚使各奉祠祀菊圃公者幼習科
舉學下筆輒異長乃卓越不羈曰此不足爲吾學
也放情吟嘯所交如杜仲高張荃翁周晉仙皆一
時名流共相唱和紫顙廣顙尤善談論與人款款
無間言忽值莊語則凜不可狎陳復齊宓許鍊菴
復道交誼最篤二公遊宦常與之俱晚年歸隱西
湖棄奇就實淳祐元年卒於湖上年七十有二葬
葛嶺談家山載郡志實宋之隱君子也余十四歲
時從先君子歸姚江過上林湖拜節推縣尉墓松
杉高茂掩映湖水四百餘年封植如故可謂子孫
善守矣自是住深柳讀書堂者兩月堂爲先曾祖
講學之所門臨清溪深柳成巷先君子更增植之
高氏家祠在堂之西偏規模弘敞堂室門廡畢具

族人子弟肄業其中堂後樓五楹藏當年誥敕書
籍舊刻菊磻南仲兩公詩彙及姚承旨王學錄原
序缺略不全詢諸父老云自明嘉靖間遭倭寇焚
掠散失殆盡亦無從得其遺本補輯之若節推縣
尉之詩僅存數首又有質齋遜翁譜失其名詩亦
清迥余恐殘板久復漶漫洗而錄之頃在都門從
御史大夫徐公所藏宋板書籍中得菊磻詩一百
有九首合向之所錄三十二首又於他集中得十
三首頃同年朱竹垞復從宋刻江湖集中搜示四
十七首統計重出者十二首前後凡五七言近體
詩一百八十九首竊念先賢遺彙忍使湮沒不傳
遂并南仲節推縣尉之詩同付剞劂而附質齋遜
翁詩於卷尾海內藏書家或有收其遺集者毋吝
寄示獲成全璧實至望焉

嚴藕漁宮允直廬詩序

梁谿多佳山水泉石娟秀林木相輝宋元以來文
人才士往往生其間流風餘韻蔚然江左至今不
衰我友嚴藕漁負卓犖之才高尚其志徜徉山水
數十年所懷狷潔軒冕富貴不動其心詩酒筆墨
自娛而已梁谿之人爭以倪雲林目之及徵山澤

遺逸試於 大廷 天子聞蘓漁名思舉而用之

蘓漁僅賦一詩見志 九重嘉其恬退特命釋褐

官翰林俾脩前史未幾侍 講幄記起居於是蘓

漁感激自奮不忍以向之高尚狷潔之懷上負知

遇凡職所當盡者罔不夙夜兢兢如是者五年矣

今將請假歸梁谿顧獨刻其滇南蕩平及西苑侍

直諸詩示其鄉人所以不忘我 君也余與蘓漁

相識於未遇之先性同鱗羽實期共止於丘壑亦

嘗賦詩往來以見志今蘓漁將去而余尚留能不

怍怍念之然余知蘓漁澹泊之願本不求於聞達

感恩而仕又能竭其誠蓋以荅 朝廷如詩所云

皆愛君致身之語而其低徊歎詠則又未嘗一日

忘梁谿之山水泉石林木也蘓漁近遷官坊官何

難通顯乃舍之而去豈非進以禮退以義視世之

汲汲於功名而負其初志者爲何如哉間嘗竊論

雲林雖有邁往絕俗之致使其生逢盛代未必不

思一踐承明著作之廷柰何當元末衰晚之世天

子不之知大臣不之舉日寄情於碧梧奇石尊罍

圖畫曰迂曰嬾蓋有所託而逃也蘓漁興酣落筆

瀟灑奇宕不讓雲林而氣似勝之贈余江邨草堂

圖爲別或亦勉余早歸之意他日扁舟南下道梁
谿與藕漁汲惠山泉煮陽羨茶談直廬舊事其相
視莫逆而笑耶

學統序

溯道統者有堯舜湯文卽有禹臯伊萊望散明良
喜起賡颺一堂或見而知或聞而知所以紹心傳
於不墜非偶然也我 皇上天縱生知加以學問
寤寐羹牆執中精一集千聖百王之統於大成斯
實運啓邳隆千載一時之際會矣孝昌公幸生

聖世事

聖君資性果敏好學不倦又以久侍講

經進文集卷第四附序

四

惺日覲 晬顏平生得力莫非 君恩之所陶鑄
而刻苦味道清節名一時讀先儒語錄抉微探奧
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及退居白門澹泊奉母遠近
之執贄請益者甚衆公謂道之不明背而馳者易
知竊而附者難辨且夫理道一也而有精粗知行
一也而有先後主靜與主敬一也而有虛實太極
與太虛一也而有中邊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昔聖昔賢斷斷爭此數字豈好辨
哉於是取道統相嬗以來別其純雜析其異同考
其源流訂其疑似其言近裏著實不務新奇眩人

其教人以明善爲宗以主敬爲要於程朱堂室則力衛之外此闢之不留餘力使天下讀其書知正學之所在無有惑於他岐其爲功於斯道甚厚由是以毗贊我皇上唐虞三代之治足擬於見知之列無疑矣士奇質性暗陋於道未有所聞而夙附門牆讀其書雖一辭莫贊然樂得而綴名簡末藉以不朽云

江邨草堂圖詩序

余少無宦情有煙霞之癖又產吳越佳山水間林泉清勝藉先人餘業敞廬蔽風雨薄田供饘粥讀書賦詩徜徉以老曾不慕於榮進利達也及再困場屋遂決意舍去念年方壯盛必閱歷世途之險阻人事之變幻然後歸隱乃益堅因思以升斗之祿如毛義梅福或捧檄娛親或挈妻子隱於卑下去就由己吳越佳山水動念即歸進退綽然有餘裕也乃猥被拔擢叨塵侍從歷十餘年故鄉之思日勞夢寐去就殆難言之康熙癸亥余兄謬苑爲圖江邨草堂而余題詩其上甲子友人嚴藕漁爲余作第二圖丁卯索吳門王石谷爲寫長卷謬苑之畫得香山池上之意藕漁之畫有江湖縹緲之

思石谷則取二者之長而兼之能事畢矣於此嘗
讀歐陽文忠公集思買田穎上作詩見志其始思
穎也年四十有四迨爲續思穎詩序時六十有四
矣前後思穎者二十年而志尚未遂其詩云及身
強健始爲樂莫待棄病須扶攜又云乞身當及強
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每竊怪公旣自歎其蹉跎
而又何所戀慕不即致政以去踐其詩之所云耶
余之思歸江邨草堂也與歐陽有異昔歐陽文章
事業負天下重望歷二府司兩制勲名爛然而從
容文酒援接後進與石曼卿蘇子美共相留連及
晚歲家居述其三朝被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
老其事業彪炳文章閎肆誠足以垂後世而重當
時固不在區區踐其詩之所云也余自趨清禁
一無樹立以報知遇之隆虛糜厚祿性漸老嬾
隳廢職業世途人事險阻變幻日惴惴恐懼銷鑠
其容貌束縛其心思求如歐陽之所爲已遠不相
及惟是思歸之念日漸迫而言漸多則似與之相
同也余今年四十有四自茲以往償其夙願優游
琴酒上下林壑猶在強盛之時無蹉跎之歎江邨
爲吾先人之舊居非如買田穎上曠日持久或差

有勝於歐陽而述被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則又與之相同也爰集其題畫諸詩而爲之序志不忘焉

江邨草堂圖詩後序

江邨草堂者高氏姚江舊業也昔先君子居武林嘗率余歸姚江愛江邨之水甘土肥便於農桑其俗儉樸勤於耕織輒謂余曰此祖氏業未可忘也康熙甲辰余走都下辛亥邀天子之知壬子秋閏七月蒙召對乙卯冬授詹事府錄事丁巳冬擢中書舍人直大內自此夙夜奉職無少休暇歷官翰林侍講庶子學士及少詹事爲時十有二年而江邨草堂之思不少衰每屬能事者繪爲圖復自作草堂圖詩序書之卷尾索海內詩歌記其事未幾乃以忠質之愚心惟奉主不能依阿世俗人多忌嫉思欲去之戊辰授意楚撫妄加誣陷歐陽子所謂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也乃賴天子明照辨察誣罔因亟請歸田雖蒙許以解組仍留館務不能遠引疾去然早夜得以少就閒曠閉門著書將卜居於浙之平湖以爲歸老之漸伯氏菴邨復

爲余作橫卷夫草堂不必姚江之江邨林水花竹
桑麻田園之勝者皆可以名之若耕織之勤與儉
樸之俗在我而已今余將卜居於平湖仍曰江邨
者不忘先君子之言也再爲是圖以爲朝夕覽觀
者深戒日前之禍思欲退避榮寵早決歸休之計
也昔歐陽子作思潁詩凡數十篇因循二十餘年
始償其夙願身已老矣余題草堂圖每引思潁以
自況蓋欲鑒於歐陽而早決去就云

曰下舊聞序

往代都會記載之書莫著於漢之三輔黃圖與西

經進文彙卷第四附序

京雜記葛稚川稱其家有劉子駿漢書百本班孟
堅鋪敘兩京最爲該練蓋多資取於子駿也然孟
堅亦有不錄者稚川集而藏之名曰西京雜記其
中事實與班少有異同今所傳且失其半三輔黃
圖旣不知作者何人又爲中興書目崇文總目所
不載程氏以有唐縣名辨其非漢書他如關中洛
陽帝都東都諸記與兩京新記京師錄長安志或
存或亡乃若金陵記蜀都記江左編建康錄臨安
鄴城諸書皆偏安無足取重吳自牧之夢梁錄與
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則又從喪亂後追述舊事

尤爲瑣屑燕京自遼金元明定都於此宜有紀載而著述無聞往者劉同人有帝京景物略然采取多缺未合大雅論者有益花盜草之譏余自束髮來京師凡城市巷陌旗亭茶社無不觀近畿之山川寺觀無不遊人家之園圃亭榭與前代之廢館荒臺無不過而問焉每一流憩俯仰低徊動輒忘返嘗思我朝當聲名文物之盛據天下形勢之雄控制中外遐邇嚮化梯航萬邦時集都下欲著燕京一書傳之來世補前人所未逮顧旅食鮮暇繼復叨直禁近早夜惕厲足不出重闥者十二

年不但不能爲此書視向時登覽游歷之地且可望而不可即矣歲癸亥與同年友朱竹垞偕侍直廬每言及此慨焉興歎彈指五年竹垞日下舊聞之書成詳載山川宮室城市郊坰畿輔邊障戶版風俗物產遐收彙集可以資掌故備采覽使有班孟堅者出當必取之爲史家之一助也竹垞質識明敏博極羣書晝則歷郊野摩碑碣問父老斷字卮言悉經掌錄夕則篝燈散帙馳騁古今務使聞見兩無所憾而後愉快故其書大無不該細無不析竹垞猶未敢自居於作者曰吾述舊聞而已

竹垞遭際清時優游纂紀成不朽之業副在名山
視三輔黃圖西京雜記諸書抑又遠勝之矣

送沈皞日之任來賓序

吾友沈子筮仕得粵西柳州之來賓令俶裝就道
行有日矣高子酌之旨酒而送之曰今之仕者莫
不以民俗饒富風土繁靡爲可喜得其地者親戚
友朋舉手相慶僮僕鼓舞於其行也祖帳交錯車
馬奴隸紛馳巷陌行道之人皆羨慕之而已亦有
欣然自得之色沈子之令來賓也在嶺嶠之表去
京師數千餘里水陸跋涉山川峻險且其地瘠民
貧嵯峒雜處飲食節候異宜前此之令是土者輒
舍其官而去之宜其心之鬱鬱有所不自得而親
戚友朋復爲之躊躇歎息焉然古稱邑令宰百里
有兵農錢穀之寄一方之風俗實繫於令之一身
其任至重夫人學優而仕受 朝廷之爵祿但當
行其志之所在不必問其地之美惡遠近也沈子
勉乎哉抑吾聞之來賓在柳州之境山川層疊巖
洞深窅青樹翠蔓蒙密溪澗險怪奇絕未可名狀
而來賓之俗野樸頑鈍不事蠶織柳子厚所謂鵝
毛禦臘雞骨占年蓋言其俗之陋也子厚昔官柳

州愛其山水多所游歷柳州之人自是稍識文治
至今祠祀之況乎來賓政事簡略無官租私券之
委積無大僚長吏之送迎任斯土者優游撫字使
之敦篤於詩書禮樂之化以成善俗而於爲政之
暇登臨嘯詠取其山水鳥獸蟲魚草木而識之豈
不快歟方今天子無爲留心遐遠安知不聞沈
子之治行而擢之清要固未可以人之所棄者遂
自隳其志也沈子勉乎哉沈子工詩古文詞善行
楷丰儀偉秀與人交能久要世多以館閣期之奈
何屢試不得志於有司潦倒一官別余以去余生
平固落落寡諧而於沈子實投膠漆遂不禁其黯
然於懷也計其道路所經如武昌長沙衡永皆王
師近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壁壘慨然而賦之又客
途之一快也

送李紫瀾編脩之臨江太守任序

歲戊辰冬十二月天子以直省太守缺至二十
有一親加簡除翰林官特與者三人李紫瀾編
脩沈靜博與自金閨通籍以來扃戶讀書尚澹泊
不事交游華侈今之古人也以俸次將遷少司成
忽有臨江之命莫不爲編脩歎且惜而編脩略

無纖芥不嫌之色曰是 天子殊恩也吾懼報稱之無日敢計內外軒輊耶聞者壯之余惟太守一官秩二千石職任綦重漢宣帝曰庶民所以無愁苦歎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其時太守苟有異政則璽書勞勉增秩賜金高車華轂以旌異之而遷擢不次有自郡牧入爲尚書游登三事者孰謂太守而視之如風塵下走若將浼焉不屑者乎今 天子特借詞臣以重此官也故 簡編脩以任之編脩亦知 天子借己以伸太守稍輕之弊也故樂爲之而不辭

主聖臣賢豈非千載一時哉嘗攷唐宋名臣大半起家州郡而出入均勞有以宰執下領刺史太守之任者至殿閣侍從時時出爲民牧入直禁廬太守治行殊異則加殿閣學士謂之貼職蓋難一二數也 天子旣知編脩而用之其必書名屏柱早晚觀編脩之政績吾知不待報最而編脩且隨徵詔戒舍人裝矣又何事爲編脩歎且惜歟

送汪舟次檢討之河南太守任序

同年汪舟次檢討奉 天子命出守河南慷慨登車行有日矣都人士曰檢討具枚馬才負奇氣往

者持節琉球聲名動異域還奏事內殿 天子爲之改容奈何屈之方州持手板趨走大吏之庭也爲是語者蓋未悉 天子意 天子以今海內清晏東西一尉南北一侯其在邊徼之寄者無復遺慮矣河南周之東都昔周公相成王營洛邑食墨於澗水東瀍水西河洛伊三川亘流地居天下之中自東漢魏晉以至後魏及隋皆都之唐宋屬爲東西陪京官於此者以尹名所謂中原之樞要腹心之繫絡也方今邊部寧謐包戈寢甲一意與民休息思所以噢咻撫字之當自茲地始而爲州邑

長吏之表帥者莫二千石若檢討能萬里銜 命布 天子德化於鯨波炎海外使其君長稽顙來廷遣子弟受學以之治郡必能撫柔此民矣抑余又聞洛陽昔多名園勝蹟清泉茂林花果藥草之屬繁麗甲天下漢李元禮袁邵公嘗尹此土宋歐陽永叔蘇長公皆以儒臣出爲太守風流掩映所至之處地以人傳今檢討爲政無擾於民民自和樂風俗日益醇厚以其暇日登臨覽觀興懷弔古追蹤往哲又何異於古之良二千石耶一旦 天子省方問俗至於崧高二室間檢討以舊日侍從

膺 顧問備陳吏治民生之急務當更荷 簡擢
倚毗之隆建牙擁燾樹勲業於遠邇以視承明金
馬獻上林羽獵之賦徒以文章誇雄者相去爲何
如耶檢討其勉諸

黃忍菴贊善文集序

昔人論文先辨家數莊騷之瑰奇班馬之宕軼鼂
賈之痛切相如子雲之瞻博燕許之閑肆昌黎柳
州之古錯廬陵眉山之縱橫醇潔譬如蜀纈齊紈
吳綾越縠花色不必盡同其自成一家機杼則未
有不同者也小儒初學執筆輒振振然自詡及求
之古今作者之家法橋舌不能對是殆拾碎錦以
爲裘紉亂絲以爲佩雖足炫耀一時曾未移瞬而
已不足觀也矣故太史公欲發憤成一家言甚矣
文不成家不可以稱作者也黃忍菴贊善肆力於
文章數十年知名海內遭際 聖明與脩明史其
才學識有過於人繼復與余從事一統志考據之
暇因請盡讀其平昔所爲文波瀾綺麗光怪陸離
中斂才就法極神明變化之致而機杼縝密無一
字一句不合古人每爲歎絕贊善又深於易學研
精其理而善藏其用今將請假以歸顧石渠天祿

著作方殷吾恐 天子知君未可得與湖山鷗鷺
逍遙物外之遊也

經進文彙卷第四 附序

五

經進文彙卷第四 附

經進文豪卷第五

臣 高 壽 恭 進

賜遊盤山記

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皇上奉

太皇太后行幸溫泉臣士奇以職在

禁近得從於屬車之後越明日道經薊野盤山

翠色落人衣裾

上念臣性耽林壑命往遊焉凌晨策馬由平谷登

大嶺緣仄徑至李靖菴觀舞劍臺歷青陽峪

經進文豪卷第五

猿攀螳附凌高降深二十餘里過雙峰寺至

峰頂定光佛舍利塢在焉登黃龍祖師殿俯

視八垠如在指掌是日天氣明媚望盧龍古

塞黃花白狼三千里外峰臺濠塹瞭然目中

真大觀也憩雲罩寺僧指淨業上方白猿洞

天門開諸勝人迹希絕悵然久之從山腰遊

古中盤十餘里中巖谷深隱積石磊砢泉淙

淙流石罅間雜蘼蔚蔚屢引清興入正法院

仰瞻

御製遊盤山詩雄渾高華增輝巖穴其時旣晚不

能獨留下山行二十里抵行營已漏下矣夫
盤山屹立薊門遠而望之渾然一峰入山中
則奇峰疊出其最著者五曰九花曰雙峰曰
紫蓋曰挂月曰自來盤桓起伏百有餘里水
石潺湲古松萬株鬱鬱蒼蒼山之所以獨擅
其勝耶至其土人所言除夜聖燈爲山中靈
蹟則臣未之信也臣少懷微尚分當隱約窮

岫

知遇以來待詔金馬門者七年出入

紫宸者五載早夜兢兢不敢肆其身心雖遙想

經進文集卷第五

二

靈山有愛嘉名而無由欣對豈期豹尾之下
遂有閒遊之人登臨永日亦足以逍遙物表
遂其所適之性耳雖遐心之可託實

君恩之難忘執筆賦詩明其澹泊之志而已

雜記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
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匣筆研
投壺碁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
受手指用金鑷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爲球周
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

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窰堵波高二寸許鏤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揆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侈爲異寶今

天子曉御宮門與閣部大臣議政務退而問視

兩宮暇則與諸侍臣講論道德仁義日研究乎經史舉凡奇技淫巧之物不一寓目曾有以是言者取觀之以爲瑣屑無當於用遂棄而置之別所不然先生烏得而見之余曰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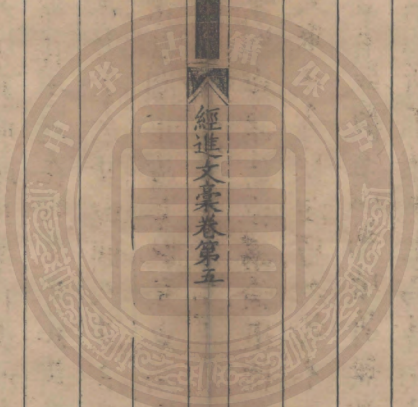
聖謨洋洋也書有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古昔聖王臨治區寓遠邇之人非服食器用不敢以獻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藏之天下將必有窺

朝廷之嗜好競以奇技進者宜

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

經進文彙卷第五

四



經進文彙卷第五終

附

夢湖草堂記

余幼讀書西湖南屏山下巖巒林壑與飲食起居相接湖光千頃早暮百變顧而樂之若將終其身者及嬰世網挈家而北懷其境必形夢寐數數念湖山之奇秀以爲不如樵牧農夫不知詩書味道理斧斤耒耜胼胝作業自少以老足不離乎鄉曲人雖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其心實有以自愜也苟有志者率不甘與稠人湛涪思振拔自豪求尺寸名棄其閭里廬墓馳騫東西復不得快焉以成

經進文集卷第五附記

一

其志則憧憧車塵馬足間較彼樵牧農夫之在野者不大相遠哉丙午春遊西山得荒園於小阜林麓中舊有櫻桃數十株及梨柿杏柰蘋婆之屬乃更剷薙荒穢而增植之即其東偏構堂三楹棟牖簡樸周以短垣旁數十武礪石巉鑿起伏異狀有小溪流其中甘且冽可給飲濯飭飽之後散襟坦步往來林野遇山僧田父坐談迂闊或略具酒茗資笑樂所攜舊書自經史子集天官地志律數醫藥種藝方言僊佛變化之事至於厓鑿野刻塏寺宮觀彝鼎井臼墟墓詭怪之辭隨意取而讀之時

或開卷有得小倦即投匡牀偃息恬然無夢即夢亦在湖山奇秀之域近見朝士大夫之得志者戴星入曹局治文書日不暇食暮歸脫冠帶疲極就枕視邸舍園亭如逆旅余家西湖遠隔四千餘里既不及樵牧農夫之日守其鄉曲而築室避喧猶勝朝士大夫之以邸舍園亭爲逆旅者固未可爲不得志之悲也堂成未有以名因書夢湖草堂而記之

鄰樹軒記

余寓京城之北喬木深巷無異邨落而居室隘陋

經進文彙卷第五附記

二

僅蔽風雨時旣遭先人之喪煢煢獨立奉母以居導妻子親執脯脩爲菽水歡平居故舊無有過而問者因得閉門寡營肆力經史尋顏子簞食瓢飲之樂經月累日足迹不入塵市鄰有古槐深翠沈鬱枝柯流潤於几簞之上爲之左右具適是雖鄰人之所有而鄰人不之知吾日得而盤桓寄傲焉宜即吾之所有也遂名其居爲鄰樹軒婦笑之曰子少處豐厚所嗜者潔飲食盛衣服花木池館禽魚圖畫間與朋從往來湖山壺觴絲竹亦所不廢一旦舍武林之華堂厦屋修竹佳卉獨栖栖於頽

檐短牖間布衣蔬食曾不能取人世絲粒以娛其親乃顧鄰樹而徘徊愛戀之果何意乎余曰士必能處然後能出能退然後能進昔陳仲舉不治一室而有澄清天下之志司馬君實居涑水爲園獨樂及其出而與元祐諸君子共事名著當時余固委靡薄劣非敢望於前賢也然嘗聞之人之所欲無窮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使吾但知飲食衣服花木池館禽魚圖畫之足嗜而戀戀於一鄉則美惡之辨去取之擇交橫於中安知其不流而爲佚樂無節之人哉且余少遭閔凶異鄉羈旅親戚故舊多棄而不我與固當深自刻勵困心衡慮之秋而才不足以干祿言不足以取名俯仰類檐短牖間於以養親守身行義求志故蔬食可飽布衣可煖而鄰樹亦可樂也推此類也又何適而不可豈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己物哉

信天巢記

容齋五筆載瀛鄭二州塘灤之上有禽類鵠名信天綠色蒼而喙長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余先世菊澗公有感斯說傍其居爲信天巢因題詩云信天巢小僅容身中有

圖書障俗塵不與世爭閒意氣且隨時養老精神
破鐺安穩齊鐘鼎褫褐參差比縉紳渴飲三杯飢
二飭主人日用未爲貧今春從幸畿南目覩此鳥
類守拙安分之人信天之名良不誣也夏六月扈
從出古北口以病劇得旨歸歸則灑掃一室日
垂簾臥簟不與人事相接病稍已課童種雜花野
卉未幾粲然砌下眠食之餘科頭坦腹取所藏古
人書畫法帖縱觀之或教子作文或與妻孥談柴
桑耕釣事涼風颯至亦自忘暑念先世澹泊之志
屬朱竹垞檢討爲作漢隸書之座右夫天運行於
上百穀草木成於下春生秋實各以其時雖強有
力者止能灌溉培植之不得使之先春而生未秋
而實也嘗見都下人家置芍藥苗於燠室日注以
水而熅以火嚴寒花開矜以爲異但莖弱蕊簇香
氣不盈列碧窗斐几下不一日花萎葉槁并其根亦
棄之求其及時之芳鮮郁茂不可得矣人之生也
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皆天所賦雖有賢者不能出
範圍造化之中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有不智者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以求遂其所欲
間嘗幸而得之幾何不與燠室之花朝榮而暮萎

焉然昏憤奔走老死徒勞而不知止者亦已多矣
信天緣立水際終日得魚與否未可知然未見其
飢而死也吾將恬然泊然舉凡進退榮辱可憂可
喜之事一信之天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
存乎人心而不去宰乎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
求天於蒼蒼者爲甚促忘天於方寸中者爲甚舒
自茲以往或有不得於心則詠歌菊礪之詩陶吾
性情而已康熙癸亥秋七月記

餘蔭軒記

歐陽公之言曰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二者
各有適焉其樂不可得而兼也余謂不然凡人之
情患不知止苟不知止外而軒裳珪組內而聲色
貨利交動於中得於此者遺於彼得於彼者遺於
此戚戚焉惟見其不足求其各有適焉亦不可得
也惟能於繁華之中尋物外之樂是在我之一心有
以主之幾幾乎蓋難言矣余 賜居玉竦橋側就
其東三楹列書史植花木取文信國春晝花陰五
雲餘蔭語顏曰餘蔭軒有笑之者曰吾見子直禁
廷寅而入戌而出兢兢惕惕惟職業隕越是懼間
有休沐亦閉戶謝客處如蝸角所對兩株樹十莖

草耳安有春晝花陰而自謂之餘蔭耶噫是非知我之言也夫我本陋巷之士食藜藿業漁樵老死於江湖分也豈期遭時清明躬逢異數使得與羣賢並遊細旃廣厦之上 天子留心文翰不邇聲色一介之臣時造講幄從容清晝日不止於三接焉草莽疎賤榮遇若此當鞠躬盡瘁之不暇雖有長林豐草之思其忍言乎故進思盡其職退思補其過軒裳珪組旣不足以勞吾形聲色貨利又不足以勞吾心寅而入戍而出吾之所以娛意於繁華也兩株樹十莖草吾之所以放心於物外也子不見夫比年以來三湘兩粵閩蜀滇黔之區朝廷用兵所居之人奔走急公餽餉相繼向之池塘臺榭嘉卉美木多變而爲頽垣斷塹荒煙叢棘之墟即欲食藜藿業漁樵何可得哉今余食大官之膳享無事之福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母子妻孥聚首一室者皆五雲之餘蔭也是爲記

谷蘭齋記

余子輿讀書於邸寓之西軒頗思爲文以自砥礪請名齋於余余以輿方習科舉業恐其徒務乎求人之知也因名其齋曰谷蘭孔子曰蘭生深谷不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
又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夫蘭隱谷中與衆
草爲侶香氣獨茂孔子何所取而稱之爲善人爲
君子又作琴操以彰其美識者亦曰使際風動時
香名豈終泯乎後世大夫處士聞其名慕其德諷
詠佩服之至於終身士之讀書牖下也必於聖賢
之道涵泳體踐融液貫通而不霑霑期於榮達迨
其有成入自無不知者韓子曰諸生業患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此之謂也輿曰然則爲學當如何余曰君子之爲
學將以制其氣質之性防其私欲之流而存乎天
理之正也於是乎有敬畏悚懼之志有脩治省察
之功檢之於平居謹之於幽獨而驗之於日用動
作威儀之間兼脩乎內外無間於隱顯故能正其
身宜其家以及於邦國天下苟居其位而任其事
則致君澤民莫不由此今日之讀書牖下也如蘭
之隱於深谷也可與其勉諸

雲林同調圖記

余自康熙甲辰來京師乙巳僦居城北與古寺鄰
日夕手一編坐松樹下不問主人也經歲餘識沙

門蒼林志行高潔深禪理而口不言禪經課之暇
作詩自娛不求人知余旣閒居寡儔優游歲月世
故窮達無所役其心智且性耽沈寂數數過蒼林
蒼林固畏客不余疏也春秋佳日寒風暑雨輒淪
茗焚香澹泊蕭遠累晝夜不舍去時而出郭走荒
陂宿古寺野飯山家相顧樂甚於是有山林退隱
之約蒼林謂當取孟襄陽喧寂雖殊途雲林本同
調句圖之以見志丁巳冬十月余以中書舍人直

內廷賜居太液池上再明年蒼林亦苦塵鞅入
上方山或數月不通一札或經歲不一見忽忽五

六年今歲春余以疾在告蒼林適從上方山來維
揚禹君之鼎以傳神名都下欣然圖我兩人於茂
松清溪間圖成余慨然曰人生聚散何常之有余
方在陋巷守貧困日共蒼林往還於茅屋茂林之
間人皆見爲淪落不偶而余實有以自適一旦官
禁闥侍 講幄日近 天子之光朝夕惴惴如履

春冰求如向之優游歲月世故窮達無所役其心
智不可得矣余少無宦情甘蔬水寓居城北十四
年動靜語默惟蒼林爲知我而我亦未嘗忘蒼林
也行將扁舟草屨歸浙東與蒼林尋天台雁宕金

華富春會稽四明諸山其間林泉風物之美登臨
覽觀之樂必有勝於曩所游者則此圖始不謬矣
蒼林名常岫黃巖人

記桃核念珠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
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
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
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
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
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狻猊錯雜其

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
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
水田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
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
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
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
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
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
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
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

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輿人御夫之流蠢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荅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經進文彙卷第六

臣 高 壽 恭 進

恭跋

御製夏日登景山詩後

皇上以蕤賓之月萬幾餘暇遊乎景山命臣英臣

士奇載筆侍從斯時也曦輪緩度

天仗遙停草弄柔萋藉輦交迎雉扇鶯躑綿羽

當軒忽映蜺旌會

清蹕之纔臨見油雲之徐布林枝待濯候已協

乎長嬴山翠欲流潤先占於膚寸臣英臣士

經進文彙卷第六

奇觀

皇情之悅豫快景物之清嘉音矢卷阿樂同在鑄

十章敬賦慙下里之未工片牘方陳荷

天顏之有喜行漏未徙

御製旋敷扇喝興懷靈雨感而來應歌風儷曲奇

雲駐而不飛旣播虞弦被南薰於藻夏載賡

皇雅挹西爽於蘭秋臣士奇廁迹從官邀榮

異數擎來赭帕九霄之垂露猶濃

賜出彤墀一路之繁花欲粲百生多幸霈

汪澤於蓬蒿千載逢

知勒

奎文於琬琰啓帙而神龍戲海如瞻
拔藻之時望氣而榮光燭天知是

賜書之所戴茲

厚德溟渤猶深銘此

洪恩華嵩並永

恭跋

御札後

康熙二十年六月臣士奇偶病時熱蒙

賜御醫蔡元輔張鑛陳曷馬之駿日一診視二十

六日

經進文彙卷第六

二

上坐瀛臺便殿親草御札命編脩臣杜訥謄寫於
暗龍小笈之上遣內侍賫白金五十兩即臣

臥榻賜臣兼傳

眷注之語肫摯隆渥臣於病中跪捧伏讀感激涕

零及病良已乃呼臣子告之曰我本孤生荷

聖明拔識寵遇若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當誓竭

犬馬而已宜裝潢以爲不朽之傳唐相權德

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

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

御札而感動如德輿者豈臣一家所宜永寶哉

御書范忠貞公碑文跋

范忠貞公節制閩疆蒞治未久即遭狂豎之亂執義不撓幽囚三年以炭畫壁作詩意惟上不負

國恩下不肯庭訓自勵卒及於難閩人至今言公從容就義赫赫聽聞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事定之後朝廷謚贈祭葬典禮優加復

御製碑銘

經進文集卷第六

三

親灑宸翰光寵其墓道焉奇身侍

禁幄寒暑八年伏觀

皇上留心人材一字之褒未嘗有所輕假顧獨於公不靳數百言

命筆之頃嘉歎愛惜深重其人報忠

殊恩何其隆厚不獨范氏子孫感激思奮凡在率土者亦當鼓舞興起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誠非淺鮮矣嘗謂公之致身彷彿唐之段太尉顏太師然讀史冊段則載旌其門銘其碑顏則贈司徒謚文忠兩公大節固足彪炳千秋

欲得
睿藻流傳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者實又前此之
未聞也

附

書苑西集後

賜居苑西夙夜奉職不敢少懈然性本疎嬾復耽吟詠每於退食之暇杜門謝客翦燭微哦託物寄興以自寫其懷抱或平生親故不能恣然間有代東送行之什讌集遊賞則寥寥矣其侍從應制

紀 恩扈蹕諸詩已載隨輦集中頃歸江邨偶簡敗簾散失過半自戊午二月至己巳九月凡十二年僅得詩若干首輯爲十二卷昔人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始可以言詩余學問空疎又叨塵帷幄

經進文彙卷第六 附書後

一

非扈從銜

命足未嘗出城闈晨夕鮮暇交知甚

寡無講論切磋之益東西南北從屬車後道途鞅掌無探奇攬勝之時其所爲詩又何足觀乎惟是凡家雞犬得傍雲霄五尺兒童生長 禁近誠異遭也故名之曰苑西集至於承 恩以來深自斂抑江湖山藪念念未忘覽余詩者當察其心焉

葵圃說

京師地鹵風日燥烈人家軒檻之下草木不生惟蜀葵秋時播子覆養經冬不灌不糞入夏花開甚繁都人往往賤視之余寓齋隙地獨宜於此數年

以來牆根砌罅沿植殆徧春初嫩苗亦可茹食花似木槿而大有深紅輕紅紫黑紺碧淺白澹綠單葉千葉之異莖高五六尺或八九尺自小滿至寒露豔花翠葉金粉檀心斑斕如古錦又有菟葵黃葵錯雜其間爾雅以爲蒼郭璞註云今蜀葵也蜀其所自來因以名之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許判司執中取其葉作牋入墨有采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夫葵微物耳葉綠花鮮可牋可食有傾陽之喻自夏及秋開落不倦爲耐久交余當曉露未晞晚煙初斂之際散襟吟賞愛之最深夫花之潔者莫如蓮然非陂池汀渚不得而有之雅者莫如菊而雨暘涼燠培養護惜之不易牡丹芍藥芳香穠麗綺窗藻榭之觀三者皆非客舍所能致也葵則聽之天時不施人力嘉其向日之誠爲藜藿之可侶蘆簾竹屋掩映扶疎人棄之而我取之不其宜哉當湖沈子隣客我西軒詩紀其事我更以葵圃之說告之

蔬香園五簋說

嘗讀朱可久詩曰莫厭通宵坐貧中聚會難旨哉言乎不禁慨然念之已而又爲之轉語曰特不聚

會耳即欲聚會何難之有荷蓀止宿一雞可進也
損而有孚二簋可享也必合山海之珍遠方之物
做製法款矜奇釣詭即不然寧不舉必不苟一舉
之後心力俱竭遂致好友雅朋善面美懷或經年
不得申或一申不得再如是聚會豈不難哉夫交
道列於五常朋友關於性命乃以區區華靡之淺
見博一輕薄之賞歎至於關格不通詘情替義君
子曰是即非慝亦一惑也願與同志辨之要當使
有情必展義合即舉每舉殺五湯一餅餌之屬一
米麪聽之加豆十二酒無算若月之夕花之時不
速曳屐而至者更不拘是庶無墮於懷抱不廢其
勝致良余願哉若謂好生廣慈惜力崇樸此又儒
者之常論也爾愛其物吾愛其情

跋太清樓帖

宋太宗淳化間出御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
勒於祕閣刻之棗木板名曰閣帖旣而板有裂文
又以銀錠據之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
兩府者方得賜其後亦不復賜故傳世者絕少大
觀初徽宗視淳化板皴裂而王著一時標題多誤
臨摹或失其真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更定彙

次重加摹刻名曰太清樓帖使蔡京書籤及卷首
焉帖中如躋晉宣帝於武帝之前敘子玉於伯英
之上正茂先非台鼎之尊又如汝殊愁帖處字不
分耳字不減之類俱足正王著之失蓋當是時天
下方承平典章文物燦然備具百工技藝咸精其
能視淳化草創之始自不相同是大觀之本愈於
淳化明矣靖康之變帖石淪沒於金開禧以後從
權場中來者則鑿去庾元規名以避廢主之諱所
謂亮字不全本是也閱世既久日少日亡臨池之
家得殘本斷章如優曇出現余攷淳化閣帖雖稱
傳世絕少然猶有翻刻如絳帖潭帖戲魚堂寶晉
齋諸帖不下十數種而大觀帖未聞有翻刻者據
墨池編所載云有重刻大觀太清樓帖不全本在
崑山張氏然則大觀帖全本者其爲宋搨無疑也
近見錢牧齋贈張爾惟大觀太清樓法帖歌有云
良常新銘不在世羽陵舊蠹餘幾行君從何處購
此本右軍墨蹟兼小王牧齋學問攷據爲近日文
獻而所言若此此本乃溧陽陳氏家藏有祝枝山
王弇州文衡山諸公手跋皆以爲希世之珍己酉
庚戌之間余從鎮國邸中時獲暢觀鎮國天潢貴

裔留心翰墨嘗同余輩叅討甚詳忽忽六年矣復
於市肆中見之感懷今昔如逢故人因述世代相
傳祕惜之意書之簡首使後之覽者知所珍重焉

